

文字
聲韻
學
筆記

Rm 939/01

H12/3

文字
聲韻

學
筆記

黃
燁
剛
記

前言

焯曩侍先從父季剛先生從受文字聲韻之學退以所聞
錄寘篋衍十五年起公元一九二一年迄三五年中積得數百條編為文字音
韻二帙今無力刊行唯付諸油印以與國內之治斯學者
共覽之一九七六年四月蘄春黃焯耀先甫時年七十有
五

文字學筆記目錄

小學 小學之命名 小學之確解 有系統條理始得謂之小學

清人治小學與前人之異趣

治小學門徑

近代小學所循途徑

小學所須之書籍

主要書籍
輔助書籍

治

小學之法與其效用

治小學不可講無條例之言與無證據之言

治小學必須專治一書

清代小學之進步

字書分四種

字書編製法商榷

漢時字數增加之故

急就可代倉頡

章草三大家

鐘鼎甲骨文字

漢人多以經學解釋小學

經傳通假字

論筆勢變易

略論文字變易之條例及字體變遷

書法變易

筆畫變易

傍音變易

全體

論文字變易孳乳二例

音韻與文字訓詁之關係

形聲

形聲字之字母必須相應凡形聲義三者必

以聲韻求文字之系統

文字與文詞不相應

中國文字凡相類者多同音其相反相對之字亦往往同一音根

本義與引申義假借義之別

形聲義三者不可分離

古文一字兩用

說文言古文省

論筆勢省變

作篆用本字

一字多音

略論推尋本字之法

略論推尋語根之法

初文多轉注

推廣初文轉注之義

就初文同聲求其同類

說文形動字多段物體為象

說文字中帶聲

說文中多相同之字

說文本字不見經傳之故

說文為一切字書之根柢

看說文宜兼看類篇

說文依據簡表

說文綱領 一字體 二六書 三說解

四引經 五闕

看說文三法

治說文之方法

說文之研究法有七

說文部數可以增省

說文說解中字為本文所無者

古人立說有不相容處

說文說解中有實義之字與本篆為雙聲者

讀為讀若

說文新附考

王筠說誤

文始

文字學筆記

蕪春黃季剛先生講

黃焯記

小學

一小學之命名

說文叙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外舍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則古之所謂小學者自名其舍曰學固非今日之所謂小學也。今之所謂小學者則中國文字聲韻訓詁之學也。許氏所謂六書也以其繁而難舉故以教六書之學名之。今古相沿名如是耳。初非謂其學末杪而字之曰小學也。

二小學之確解

小學者即於中國語言文字中研究其正當明確之解釋藉以推求其正當明確之由來因而得其正當明確之用法者也。所謂古書之啟鑰古人之司閤博乎古而通乎今者悉基於此。或以為明小學特能為讀古書作古文之工器其所見則小也。

三有系統條理始得謂之小學

夫所謂學者有系統條理而可以因簡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雖字不能辨識義不能徧曉亦得謂之學。不得其理與法雖字書羅胸亦不得名學。凡治小學必具常識欲有常識必經專門之研究始可得之。故由專門而得之常識其識也精。由瀏覽而得之常識其識也迷。蓋專門之小學持之若網在綱揮之若臂使指而瀏覽之學則霧中之花始終模糊耳。

四清人治小學與前人之異趣

唐宋以降治小學者率散漫而無統系。有清一代治學之法大進其於小學俱能分析條理而極乎大成。然亦間有剝掠古書以為自媒別為肌說自我作者是則不足論耳。又清代小學音韻最盛蓋喉唇之學不煩左證不知喉唇主於虛而必證之於實如切之有候載之有車也故徒主於虛亦肌說之一塗耳。

治小學門徑

欲治小學必先知其門徑今之所言特小學門徑耳以下分三端論之。

一近代小學所循途徑

唐宋以來治小學者率以己意推求古人言語文字既隨方俗時代而變易則以今之心度古之迹其不合也必矣。唐陸德明作經典釋文以為古人韻緩不煩

改字、已不明古音之異於今音矣。宋吳棫首主叶音、韻補一書、就唐韻二百六部註以某字古通某轉某、則強以今之範圍以繩古人、皆不知音聲之學者。雖然、音學之發生探討、則始於陸吳諸家。由古韻之發生、以至今日之合形聲義以求真確之文字、語言統系條例、則自明陳第始。陳氏作毛詩古音考、首駁叶音之說、而吳氏遂不攻而自破矣。此則言小學之開山一人也。繼陳而起者、則為顧炎武。顧氏承陳氏之後、已知古有本音、乃就古人文章韻腳以求古人韻部、雖其所言不免純陋、而其法則有統系矣。次則為毛奇齡、毛氏主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又音之分言聲韻、亦自毛氏始。其考古之功亦甚偉。次為江永、江氏四聲切韻表、古韻標準以研究古韻所得、而以之研究古聲、而字母等韻遂為入門必經之路、其所成雖未臻闕美、而其法實有條貫。次為戴震、戴氏之於小學、可謂能集其成、其轉語序一書、實可攀古括今。後戴氏之學人無能出其範圍者。餘如錢大昕之言古音有舌頭無舌上、有重唇無輕唇、雖言之未備、而其功則已不朽。惟陳顧毛江諸家雖於古聲音之學究之甚詳、而於義之一涂則多不之及。至東原戴氏、小學一事遂確立楷模。段氏王氏為戴氏弟子、段氏則以聲音之道施之文字、而知假借引申與本字之分別。王氏則以聲音貫穿訓詁、而後

知聲音訓詁之為一物。溯自宋世王聖美主古文之說，以為凡以文得聲者，皆有小義，其偏旁相同者，皆可就偏旁解之，其說雖偏而不全。然由聲音以貫串訓詁，王子韶實發其端，至高郵王氏則極其用。若由聲音訓詁以求文字推演之迹，則自太炎師始。蓋古人所謂音，即聲音也，不能離聲而言韻，亦不能離韻而言聲，此聲音之不能分。訓詁者，文字之義也，不知義無以明其謂，不知音無以得其讀，此王氏所以聲音串訓詁也。文字者形也，形之有變遷，猶音之有方俗時代之異，而義之有本假分轉之殊，合三者以為言，譬之末蘆，同時相依，而後小學始得為完璧。故自明以至今代，其研究小學所循途徑，始則徒言音聲，繼以聲音貫串訓詁，繼以聲音訓詁以求文字推行之迹，由音而義，由義而形，始則分而析之，終則綜而合之，於是小學發明已無餘蘊，而其途徑已廣乎其為康莊矣。

二 小學所須之書籍

吾國書籍之要者，不過廿餘部，十三經而外，益以國語，大戴記為十五，言小學益以說文廣韻為十七，言史益以史記漢書為十九，言諸子益以荀子莊子為二十一，言文學益以文選文心雕龍為二十三，此廿餘書中，若深研而詳味之，謂之專

門可謂之博學亦可。如此則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此則總言吾國問學之書。若小學書則當分主要與輔助二者。而二者之中又當分賓主。

一論主要書籍

以朝代次序之。為爾雅、小爾雅、方言、說文、釋名、廣雅、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此十書中以前六書為主。後四書為賓。玉篇出之梁人。去古未遠。廣韻多本切韻。此則賓中主耳。集韻類篇後出。則賓中賓也。

以類別次序之。一爾雅、小爾雅、廣雅、爾雅之為書。不能獨立。須附屬於文章而後可用。故自為一派。二方言。楊子雲自謂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言絕代則時間有異。言別國則空間有異。惟空間縱之則為時間。時間橫之則為空間。故方言一書。即解釋古語之書也。南北之是非。由方言而可知之。古今之通塞。亦由方言而可知之。故方言為第二類。三說文。自三倉以及訓纂。繁就諸書。本為古人教學。僅識字之書。故其體不備。三倉自說文采之而後。存者絕少。而說文則為言小學最完善之書。故以說文為一類。四釋名。古無訓詁書。聲音即訓詁也。朱氏駁聲注說文。名為通訓定聲。而有聲訓一說。則聲音訓詁實為一物。故以釋名為一派。

以輕重次序之一說文、二爾雅、三方音、四釋名、爾雅一書本為諸經之翼、離經則無所用、即離說文而其用亦不彰、比如根本之與枝葉也。方言釋名解釋不備、亦次於說文、釋文以聲為訓、而音韻變遷、訓詁歧異、自必徵之說文、故釋名亦以說文為依歸、說文一書於小學實主中之主也。

二論輔助書籍

輔助之書可分二期。一唐以前之書、如十三經注疏、經典釋文、漢書顏注、文選李注、一切經音義是也。其中最要者為經典釋文、以其書於經典異同多所考正也。二唐以後及清世之書、此中可分三類。一金石書。欲研究金石龜甲之書、必先讀宋人金石之書、如集古錄、鐘鼎款識之類、後則及於清代阮元吳榮光孫詒讓各家之書可矣。二音韻書。研究音韻入門之書、如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切韻指南、通志七音略是。其研究古音之書、為顧氏音學五書、潛研堂答問、詩音表。錢氏四種內說文聲類是。研求古音之要、必兼聲韻二者、蓋雙聲之字、於聲有關、易知、於韻有關、難知、疊韻之字、於韻有關、易知、於聲有關、難知、欲知雙聲與韻有關、詩音表詳之也、欲知疊韻與聲有關、說文聲類詳之也。三訓詁書。如王氏廣雅疏證、郝氏爾雅義疏之類、郝疏較王疏為疏略、王氏書在

四種中敢為精密其發明以聲音穿串訓詁之法則繼往開來成小學中不祧之祖。若段氏之說文注自今日觀之亦有得有失。馮桂芬段注考證能發明段氏之蘊而補其缺。朱氏定聲桂氏義證王氏句讀則檢閱之書耳。綜而論之治小學當以漢魏之書為體以後來之書為用博聞唐以前之書以考其證參閱有清之書以通其道謹而守之觸類而發明之於小學之道則思過半矣。

三治小學之法與其效用

治小學之法綜而言之約有三端。一事必剖解精密。蓋小學即字學字學所括不外形聲義三者說文之中可分文字說解及所以說解三端。文字者從一至亥九千餘是也。徒閱文字猶難知其所言於是必閱其說解。徒閱說解而猶不能盡其指意於是必究其所以說解如是則一事始由粗而精由疏而密。如示示文字也。下云从二古文三垂日月星說解也。又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此謂所以說解觀之於示不明進而觀从二三垂焉猶不之明則進而觀天垂象之語夫而後事詳而義明也。然此但就文字與訓詁言也。若言其音示廣韻音神至切濁音屬牀母三等進而推之古屬舌音定母是則示字古讀舌音而與垂為雙聲故許以垂釋示所以明垂示一

意也。示古韻在沒部，則與出同字，然則示垂出三字同出一源，共有一義，而後知形聲義三者，形以義明，義由聲出，比而合之，以求一貫，而剖解始精密矣。二、一義必反覆推求。一字之義，就簡言之，本甚易知，溯源別根，則實難曉。吾人治學，向以比勘而得其確至，推求而窮其根本，施之小學，莫之或易。顧絕緣之學，難得其始，象形之字，難得其聲，就說文而論，如示若不知唐讀神至，亦無由知古讀舌音而與垂同源也。進而推之，周禮多以示為神祇之祇，祇為喉音，而從示之祁即讀喉音，則示之一字，兼有喉音可知。示有喉音，又與見為雙聲，而視見觀看必同出一源，然為之語根者，即示字也。又如「示」，許云「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還，凶為齒音在先，退為舌音在後，蓋舌齒之音不甚相遠，而「示」與進退必同出一源也。如前所言，猶可推也。至若璧珣珊瑚，譯自胡語，吾人既迷其本，即於文字有絕緣之歎。惟胡語難究，病在異文，我國固有，或亦難推。如齊秦晉楚四國之名，齊者據史記封禪書以天齊淵水而得名，又爾雅釋言齊訓中，說文云：「齊，禾麥吐穗上平也。」平者必得其平，故平中同義，而齊為中國名，得其原始矣。秦，說文云：「秦地宜禾，故謂之秦。」此可以知其本始者。晉者以地有晉水得名，而水之名晉則不可知。楚

古名荆。荆者荆山也。而山之所以名荆。亦不可知。此則所謂絕緣之字。推而不能得之者也。故治小學者。除絕緣之字。不可推究外。餘必反覆擗研。求其本始也。三。一例必展轉旁通。小學有專有通。治之者必能專而後能通。夫一書有一書之條例。治之者必首知其書之例。而分討之。次綜羣書之例。而比類旁通之。夫而後言專則精。言博則通矣。蓋不分不足以致其精。不合不足以觀其通。既精且通。始可言治小學。然則熟於展轉旁通之法。庶於小學造乎其顛矣。求學之道。不外先求得其法。次之以施諸事。而後始能收其效用。治小學之效用。為何一瞭解書籍。二。構造文辭。三。探討語言。小學之於羣籍。由經史以至詞曲。皆不能離之。而或以治小學僅為讀周秦兩漢之書。誤矣。今先以讀經言之。詩經王風君子于役篇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曰羊牛而不曰牛羊者。牛與來為韻也。故以小學考之。於古音可得三事。一。可以知古音。二。可知古人用韻。三。可知古人押韻不限句末。更以讀史言之。史記屈原列傳。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其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者也。通常皆以芳字為句。自疏為句。而濯淖如字。不知其不通也。蓋既云死。而復云不容。自疏。顯為不辭。且濯淖汙泥。亦不辭。

比而觀之。而後知濯為濁之段字。濁汙同為形容詞。淖泥同為名詞。以不容
為句。而自疏連下讀。於此亦可得三事。一、古之文人不僅用本字。亦用借字。
二、知古人正段雜用。三、濯汙同位。淖泥同名。知古人不避複語。再言讀詩與
詞曲。杜工部曲江對酒詩有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傷字若
依本義。固可強為說解。惟與欲字輕重不對。是知傷字在唐時作太字解。李
義山詩柳訝眉傷淺。桃猜粉太新。亦其證也。由此知各代皆有其熟語。而不能
規之常解也。詞則如吳文英過都城舊居有感三株云。春夢人間須斷。但怪
得當時夢緣能短。能字殊費解。蓋當時熟語以能作如此解也。曲則如馬致
遠秋思云。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一恁漁樵無話說。恁作如此解。
然一恁不可通。一本作不恁。則可釋然矣。是知通小學不惟可以讀古書。復可
以校古書也。總而論之。古今異時。南北異地。治小學者。所以合千載於一朝。華
萬里於一地者也。其治之之法。雖前有成規。而取舍用藏。則全在我。紅燈點雪。
頑石成金。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也。至小學之於文辭。其用甚廣。茲不具言。且
以探討語言言之。如今南人謂北方無入聲。並引中原音韻不載入聲為證。實
則北方非無入聲。中原音韻不載之者。特以其不便歌唱。而今證其必有者。